

谷林 著
止庵 编



书简三叠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谷林 著
止庵 编



书简三叠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书简三叠 / 谷林著; 止庵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80713-188-8

I. 书... II. ①谷... ②止... III. 书信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7954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责任校对 陈晓东

封面题字 王敬一

装帧设计 王 钧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42 (传真) 8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9.5 印张 25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序

十来年间写过不少信。偶与几位旧友提起，都说成叠留存着。经一番分头检点，拣选了汇交在止庵处。经止庵的再整理，共得一四五通，计扬之水五十三通，止庵四十九通，沈胜衣四十三通。字数约计十三万云。

止庵写信给我说，整理“扬之水（所存）信殊麻烦”。因信上“多不写年月”，排比就须仔细查对。“不写年月”的责任在我，只是扬之水收到没加补注，以后留存又不免失序吧。

但止庵信上掉转话头又道：“麻烦一辞，似乎略有怨意，其实完全相反，觉得时有乐趣，好比科学发现一般。”还说打印以后，与原信“校对起来也有趣”，总结是“这几天过得非常快活”。

前人有诗云：“老病难为乐，开眉赖故人。”又云：“得书剧谈如再少。”圣陶先生更把晚岁与故人来回写信视作“暮年上娱”。止庵盖深会此意。这件小事如果借电话一说，岂不简省，但像来信蕴涵的那般顿挫环荡情味必致全部消失。我读止庵来信自然较之接听电话高兴，坚信他自述“非常快活”也非虚诞。

扬之水与我曾在国家博物馆共事，却不相识。她在司机班，我在文献组。以后《读书》杂志创刊，她逢伯乐，成为该刊编辑部五

朵金花之一；我则自称只是它的“编外打杂工”，但去信提意见或偶寄补白小品，适巧归她处置，日久乃传闻“阁楼人语”，指说我们“知己”。鄙人预流光宠，别无胜业可言。张中行先生《负暄三话》中有她的画像，最能传神。

止庵以著撰丰茂，声闻盛播，我认为其编校功德或尤在著作之上。他所校订的整套知堂“自编文集”可供佐证。我的那本很不成器的《答客问》，承他挺身而出，加工编校，宛如“法酒调神气，清琴入性灵”，恍然音色一新，最出望外。眼下这册《书简三叠》，又让我坐享其成，他说的“非常快活”无疑是他从自身的“非常辛勤”中萌发。

至于沈胜衣则别是一奇。我读他文字多不自报刊，几乎悉数是他伴同手简用“忆水舍笺”一般规格的大张素纸打印寄来。博观深情，自是一绝。好法书名画，每以彩色缩印于笺纸一角。对港台影剧歌咏，又独具心眼，自称有“声色之好”。以后方知他联系广泛多由网络，三年前曾寄我一份他收录的《“谷林”典故》，共计七张大张，统为素所未闻。新近见告已编就列年作品共得五本，首两本下月可望出书，则无俟我在此絮叨了。

以上依照三位收信人的年齿挨个略事介绍，实皆不得要领，末后却必须补上几句，记下《书友》老总黄成勇栽植玉成的厚惠。他宽容我多年在报端饶舌，还发了代我征集书翰的启事，陆续收到寄回来的“冷藏”，使这个渐在“淡出”的糟老汉顿悟他竟被如许和洽慈祥的同调呵护在深心之中，叫他怎样始克尽其余年小有报役耶？

谷林，零五年四月廿七日

目 录

序

1

致扬之水（五十三通）

1

致止庵（四十九通）

85

致沈胜衣（四十三通）

159

附：印谱

263

书后 黄成勇

291

致扬之水
(五十三通)



宋远兄：

你来取校样后，过了一天，我给吴彬去了一信，说要对四期上的一篇文章写些更正意见。现已写出，算来你去沪已一周，也该回来了，敬附上，想可赶得及六期的发稿。

校对工作，我并无经验。平时看书报养成一个习惯，即总要带上笔，在书边上随意签注些意见。同时也改改错字，可是错字还是常常在眼底滑过，看校样赶时间，心中着急，就看漏得更厉害了，自然还有“力有未逮”的功底不足问题。刚才把想到的几条写了出来，芹曝之献，卑之无甚高论，鉴此秀才一片心意可耳。

即祝撰祺！

谷上

三月廿四日（一九九二年）

一、关于标点，有些作家是很不讲究的，我见到过周作人的原稿，他只用顿号和句号两种。

可是标点有时候会影响语气，甚至造成辞不达意。多年以前我有一个印象，读李健吾的文章，是可以把标点也念出来的。

一般情形下，似乎很少用分号，更少用冒号。在逗号有好几个的长句子里，如加进分号和冒号，眉目较为清楚。前面并列的叙述用了分号，最后托出的结语之前用冒号，这在《标点符号使用法》里有过规定的，现在很少人这样用，值得提倡。

引语的最后一个标点，放在引号里面或外面，容易歧异，容易有随意性，要注意一下，特别在一篇中求得统一。

书名、篇名符号，前后要占两个字，如初校不加齐，二、三校就比较费事了。（如三期一四六页下端短札，文中称“二十一史一

部”、“二十四史一部”，既称“一部”，似宜加书名号；以下又历数各史，均未加书名号。——一律不加，倒也算“统一”了；但碰到文章较长时，极易一处加而另一处漏。）

二、外文一个“字”遇到要转行分写时，上一行末尾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音节，不能随便切断一个字母便转，像我这样不懂外语的很是挠头，面对校样，无可奈何。

三、第四期一篇文章引《马氏文通》给“虚字”下定义的原文说：“无解而唯以助实字者，曰虚字。”校样“实字”误排为“实学”。“学”和“字”形近，作者字体草率，更容易看错。汉字这类情形很多，“折页校”常常滑过。

四、简体字和异体字的规范化，本来有《表》可循，可是《表》又像不够用。例如这个“像”字，很多人习惯用“象”。因为“象”不是简化出来的，它是“古写”，写成“象”不算错，问题在于一篇文章中的前后统一，全本杂志中的各篇统一，这就需要自己制一份“补表”。

还有些字：

瀋：瀋阳，简作沈阳；墨瀋，很多人却写作墨津。

聽：左半可简，右半不简，故当写成“聽”，但人们常作“聪”。

萧和傅，当姓氏用，常被写做肖和付。

五、第三期十五页倒九行，有一个“兵连祸劫”，我看到校样作“兵连浩劫”，改了“浩”，忘掉同时改“劫”字。应作“兵连祸结”。这是一个文言辞汇。文言辞汇有些构辞规矩，四个字往往成对，一、三与二、四的词性常是一致的。兵是名词，连是动词，浩是形容词，劫是名词（劫难），这就乱套了。

六、第六期一百五十五页短札引徐树铮词曲，我不懂。调名“倒犯”很生疏，题目“赋京师鸭矣”这个“矣”字多么怪！“浪颿”的“颿”字，字典里查不到。因为生调、不解，所以怀疑断句和文

字可能有误，却无法动弹。譬如：“鸳鸯并栖”是否可顿？“露塘”怎么会“坡浅”？“坡”会不会是错字？此篇“将出无因”的结句也很特别，揣想可能是对“儒将风流”的俏皮话，如果是，则“将”字似宜加一引号。我估计填空补缺用的短稿少，发排时或有将就版面不及细加推敲的匆促。要是确有此等情形，是否还是压一期，争取时间去北图借《视昔轩遗稿》一查，这里则用新书预告挡一挡。

七、“以致”、“加诸”也都是文言辞汇，等于“至于”、“之于”。现在常见报刊上于“致”、“诸”之下更添一“于”字，几乎成为通病，《读书》间亦不免。犯错的人多，我们不免感染。这两个字也只是一个例子。

八、第三期十三页倒二行“反面对这群热心人怀疑”中间的“而”字是我添加进去的。我看校样时，先是把“反对”当成一个词连读，读完全句，觉得不对，重新再看一遍，才加进“而”，以免再留麻烦给读者。我们自己行文，稍不用心，也每易造成此类问题。

九、去年我写过一篇品书录，引梁实秋一节话，其中有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”一语。我后文称赏此语用了“‘一饮一啄’八字”这一说法。看校样时发现“八字”被改成“四字”。当然，“一饮一啄”只有四个字，但这么四个字有何妙致呢？只因还有下面四个字这才有趣味。我只引前四字是一种省略，如要改，可把“八字”改成“两句”却不可改成“四字”。我在校改清样时，也每怀这样“恐惧”，担心改错了。我看书进度慢，原因在此，但慢也仍不免错漏，此则甚为抱愧者也。

十、河南书店的广告，译本都不注明译者，我觉得不妥。一般报刊可以这样发布，《读书》则不宜，《读书》应懂得读者的心思，对刊出的广告也负责。

二

宋远兄：

廿三日上午送一信到对门，廿四日上午接到来信。看来我们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写、读。这个月转眼即到末尾，一个月里没有正经读些书，也就没有写作，遂不免有点失落感。给你写信时不是交稿，就有点“徒伤悲”的样子。

这回是专答来信，因为末尾有“恫吓性”的宣告。

我能要你做些什么呢？到此刻为止，我已想了四十八个小时，实在想不出来，几乎“曳白”。写到这里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你的年岁是我的二分之一，二十年之后，我即使依旧视息人间，大概“能动性”总已不多，而小孙犹待塑造。自从这个小娃来到人间，我常想着一件事，希望施加一点影响，让他能逐渐培育起对书的爱好，对求知的热情。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里有一首顾士荣的《曝书有感》诗，内两句云：“世缘已渐忘，爱此犹骨肉。”我就是想灌输给他那么一种感情，而你也许有机会，有那样一种可能，接替我，在将来继续对他施加那种影响。

读书未必有成，因之也未必有用，但我以为这总是人间最好的东西，值得用最热切的感情去爱。

此外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呢，而我上面这个要求，无疑是很高很大的要求了。

我实在没有给你做过一些什么，要是你觉得从我说的某句话中有些领悟，那并不是我说出了什么要义，而是你自己的悟性，叫做“歪打正着”。我以为真爱书的人，大体上不能接受“立竿见影”的观点。平时东翻西翻，不知不觉中有些沉积，某一天会忽然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上触发，于是引出一些不同于旁人的感受，这或者还不够不上王静安说的“蓦然回首”，而读书意味，竟在此中。

来信所举朱自清的文章，还可补充一篇《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》，你看这个题目！我年青时就不大醉心这些篇，我喜欢的是《背影》、《给亡妇》，鲁迅所译《与幼小者》，夏丏尊译的《少年笔耕》，上次说《假如我有一个弟弟》，也属于同一类。巴金的文字亦以“情”胜，但我稍嫌他欠蕴藉。

关于《藏书纪事诗》的文章，哪里说得上我付了“心血”，居然还“很多”！你这么说，岂非要“使我很不安”？你切不可把我当师长看，当前辈看，如果用一句时新话，以后来串门，请更加“潇洒”一些，以免引起我的“反弹”，于是勉强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字斟句酌，一唱三叹起来。

小孙并未闹肚子，只是每日黄昏从幼儿园接他出来，他一定拉我往小卖部前边绕一圈，强我买一杯冰淇淋。昨天说，他不爱吃这个，但还是非买不可，买回来果然不吃，掀开盖搁在一边。不知明天又如何，很可能要构成我的定规支出了。罪魁祸首，端属阁下！

草草。即颂撰安！

谷上

四月廿六日（一九九二年）

三

宋远兄：

惠赐小孙书一大包，并承电话告子明兄转知，殷勤周到，拜谢拜谢！大稿阅毕，敬“奉赵”。熟不拘礼，旁批遂妄加雌黄，谅其芹曝之意可耳。此稿付排，兄宜自看校样，盖引文多，极易错讹。稿中亦有笔误处，我是查了手头书代为是正的。吴先生说“铜驼有泪，未闻能歌”，我也不知泪见于何种典籍，颇疑吴先生一时把金人、铜驼搞混了。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云：“空将汉月出宫门，忆君清泪如铅水。”此郑词“歌哭”上一句也，情调亦同王尔德的《安乐王子》。铜驼似只与荆棘纠缠，未闻其他。复候乡祺！

谷上

五月二日（一九九二年）

四

宋远兄：

十六凌晨手书，十九中午收到，北京本埠信的流转速度，与上海来信相同。好在我们没有火烧眉毛的急事。我们是忘“年”交，例正该应和这种“洞中岁月”。

“台选”一稿，月初就想动手，懒懒散散，没有抓紧，我是闲人，无时间的紧迫感，跟读尊稿毫无冲突。看完校样，振作一下，第二天便写出来了，发八期，够快的了。

《丛碧词》我曾有一个红印本，只化三角钱从修绠堂买来。修绠堂原址现在是隆福寺的中国书店，我那时在前院上班，中午休息，我便到修绠堂去转转。但木刻书一般定价较高，我常买的还是—些《四部丛刊》的零种，东单小市（五十年代前期）和东安市场则较有趣味，颇得到过一些意外的欢愉，这都是前尘旧梦了。

现在开手读《吴宓与陈寅恪》，极感兴味，不过进度甚迟，看到有点节目，就想摘记到有关的书上去，如吴芳吉诗选、梁实秋文选、陈寅恪编年事辑、王国维传记等等。六期已有一篇评介，我大概还可以写一点小小心赏，承假好书，不胜感谢。

子明在胡风案中被打了一耙受累不小，他对舒芜尚不记恨，所以你未免言重了。对于毛，我们当年是奉若神明，如醉如痴，有他一句话，真正赴汤蹈火不辞。舒芜年龄小于我，其时或许刚三十耳，他答记者问一文很说明了一些问题的。

我常想要认真读些书，只是记忆日衰，所以还是只能借以自娱，无望稍有展进了。

此候日祉。

谷上

十九日晚（一九九二年五月）

五

宋远兄：

读手书，浑不忆足下问过我《卢奇安对话集》一书的事。此书我也毫无所知，但周公译书，当有可看，如果没有另一位张先生再给你电话追索，那就交给我吧。《白屋诗选》一册奉上。偶翻旧书，往往怀疑自己从前何曾看懂，因为今日重看，似乎懂得一些，但又常觉还很留下一些问题未能解决，读诗更是如此，非仅《西崑》之需郑笺也。苦雨翁文中多次说到他不懂诗，或者不尽是谦辞，当然他之不懂与我的不懂岂能同日而语。“温厚的人”，在我恐怕也还只能高山仰止，如果阳货貌似孔子，实在是锐进迈往之气业已消磨殆尽之故。此候撰祺。

谷上

廿一晚（一九九五年五月）

六

宋远兄：

承枉驾亲致稿酬并《卢奇安对话集》，失迓为歉。书价敬附璧，谢言不备。

从干校回到北京，起初是排队买书，后来在历博上班，每夕过王府井，就到书店的楼上楼下转一圈，镇日枯坐，借此活动血脉，因之颇能不漏掉新书。己已“致仕”，下半年起不复出门，自兹“不见可欲”，也就很少添加新书了。现在架上新书都已成了古旧书，其中大半没有认真读过，曾经看过的也多半已了无印象，求老天爷“假我数年以学”，很难说后事如何，此亦来日大难之一端也，恐怕还是只能浑浑噩噩过下去，惭愧惭愧！

顺候起居。

谷上

廿五早（一九九二年五月）